

战斗的青春

雪克||著

朝内
人文文库
中国当代长篇小说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战斗的青春

雪

克
||
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战斗的青春/雪克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2

(朝内166人文文库.中国当代长篇小说)

ISBN 978-7-02-009378-6

I. ①战… II. ①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71754号

责任编辑 杨 柳

装帧设计 刘 静

责任印制 王景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430千字
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 17.125 插页3

印 数 10001—11000

版 次 2005年1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 2015年7月第2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378-6

定 价 34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出版说明

以“文库”形式荟萃本社历年出版物之精华,是国际知名品牌出版企业的惯例和通行做法。作为新中国建社最早、规模最大、读者知名度最高的国家级专业文学出版机构,人民文学出版社在自己六十余年的历程中,已累计出版了古今中外文学读物凡一万三千余种,沉淀下了丰富的精神资源,出版我们自己的“文库”不仅生逢其时,更是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精品阅读的需求。

有必要对“朝内 166 人文文库”这样的命名予以简要说明:“朝内 166”是我们赖以栖身半个多世纪的所在地,从这里走出了一位位大师,沁透着一股股书香,这里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与灵魂地标;“人文文库”似已毋须赘言;而随后还将对文库该辑所集纳之图书某一门类予以描述,我们的描述将是客观的、平实的,诸如“经典”、“大全”、“宝典”一类的炫丽均不是我们的选择。

“文库”将分门别类推出,版本精良、品质上乘是我们的追求,至于门类的划分则未必拘于一格,装帧也不强求一致。总之,我们将通过几年的努力,为广大读者奉上一套精心编就的、开放的文库。恳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二〇一二年五月

目 录

第一章

一 离别	1
二 姐妹们	11
三 恼人的冲突	21
四 血战古洋河	28
五 劫后	32
六 逃出虎口	38
七 我们要战斗	45

第二章

一 第一次袭击	56
二 折磨	63
三 派遣	69
四 不灭的火	77
五 沉沦	84
六 难堪的会面	94
七 光荣的委托	102

第三章

一 裂痕	107
二 滹沱河边	115

三	喜重逢	120
四	心头恨	124
五	魔窟	129
六	同志之间	139
七	波折	146
八	虎穴除奸	151
九	难关	159

第四章

一	谈心	167
二	年轻的政委	173
三	午夜歌声	185
四	争论	195
五	纯洁的灵魂	205
六	陷阱	209
七	仇恨	214
八	奇怪的沉默	223

第五章

一	归来	234
二	恼火	241
三	致命的打击	246
四	狼窠	255
五	安慰	267
六	探母	275

第六章

一	阴谋	279
---	----------	-----

二	搏斗	287
三	就擒	296
四	逃脱	299
五	云开雾散	303

第七章

一	岳村遇险	314
二	归队	323
三	圈套	329
四	夜宿青纱帐	334
五	出击	340
六	热烈的心	348
七	快语通宵	357
八	狂欢之夜	365

第八章

一	残酷的考验	372
二	高村被围	378
三	夜走冰河	385
四	危险的宿营	391
五	转折点	401
六	智取韩庄	411
七	奇袭	421
八	复仇的怒火	426

第九章

一	快乐的雪夜	433
二	歌唱吧人们	444

三	爱情	453
四	母亲的心	458
五	疯狂的报复	463
六	抢救	475

第十章

一	引诱	480
二	谈判	486
三	活着是美好的	490
四	想念	496
五	钢铁的心	503
六	越狱	511
七	队伍在前进	520
八	胜利是我们的	523

第 一 章

一 离 别

西北风卷着滚滚黄沙，凶猛地怒吼着，扫过无边的田野，把碎枝落叶旋卷起来，向滹沱河南扑去。河水被疾风掀起浪花，急浪拍打着沙岸。夕阳被蒙在风沙后面，变得暗淡昏黄。呜呜的风声夹着远处传来的嗒嗒的机枪声和隆隆的炮声。青抗先的号角声，儿童团的哨子声，也在风暴里响着。

这时，一群妇女又说又笑地从哗哗山响的树林里，送出一个美丽的姑娘来。她穿着一身青色裤褂，左臂下夹着一个绿花格布文件包，挺着丰满的胸脯迎风走上长满白杨树的高坡。一阵狂风迎头扑来，把她刮得倒退了两步。她倔强地迎着大风走上了坡顶。大风刮起她那齐肩的黑发和衣襟，吹着她那晒得微黑的脸庞。她皱起漆黑细直的眉毛向前望着，好像有满腹心事。她是枣园区妇女抗日救国会主任许凤，才在高村开了区委会议出来，按照分工到张村去坚持工作。她走着禁不住千头万绪心乱如麻：敌人的“大扫荡”说不定哪一会儿就会突然来到。反扫荡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够好，就够人焦心的了。偏偏又添上一腔秘密的烦恼：她跟区委书记胡文玉的爱情一天比一天深，不知为什么，两人的冲突反而也越来越多了。今天两人本来相约开完会一块儿走，想不到在会上为开

展挖地道的问题又争论起来，散会后，她找他谈话，他又很冷淡，她就赌气先走出来。走着心里还直劲生气，暗自说道：

“好像我就碰不得你了……”

今天区委会上，许凤怀着崇拜和热爱的心情听了胡文玉的关于反扫荡斗争的报告。胡文玉对形势是那么乐观。他传达了上级党委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，经他一发挥，就更加使人乐观了。虽然德、日法西斯仍在凶猛地 toward 苏联、向太平洋地区进攻，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投降了日寇，大举向根据地进攻，但确信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困难，取得胜利。他的发挥，给人一个印象，仿佛不久就要把游击队正规化，准备反攻的样子。许凤听了他对区里全面工作的安排，是那么细致周密，都很同意，唯独在是否接受蠡县地道斗争的经验、立刻发动群众挖地道的问题上，他的意见却不能使许凤信服。胡文玉认为，这种经验地委只是通报了叫各地参考而已，县委也没有叫各区一律照办。特别是在这样大块根据地里，他认为完全没有必要挖地道。他逐条地批驳了许凤提的突击挖地道的意见，并且嘲笑说，地道这玩意儿纯粹是胆小的人弄出来的，只不过是为了逃避斗争，群众根本不赞成，所以他坚决反对这种做法。大多数委员因为胡文玉过去的威信高，对他的话比较相信，又看到几个试点村群众也不怎么积极，所以也就同意了他的看法。只有许凤不同意，和他展开了激烈的辩论。许凤哪里说得过他，两人红了脸僵持着。许凤看着小队指导员赵青。她明白只有赵青还能说服他。这赵青虽然新从县大队调来不久，但一来就给了人很好的印象。听说他过去曾经只身闯进某个义勇军独立旅，杀死那将要叛变的旅长，把这支将要投敌的队伍拉了过来。又听说他一参加八路军就把家里的土地分给农民，并和他的地主父亲断绝关系。这些都足够使人佩服了。特别是他脸上那条和义勇军旅长搏斗时被砍的刀伤，一看就令人肃然起敬。他对人谦虚，不轻易说笑。他总是眯着眼睛，藏着那锐利而深沉莫测的目光，耐心地等别人说完了

他才表示意见。他说话时每个字好像有千斤重量,清楚干脆,说出来十有八九都无可辩驳。因此干部和队员们都敬重他,胡文玉也很尊重他。但是这一次出乎许凤意料之外,关于挖地道,他却站在胡文玉一边,反驳了许凤。就在这种孤立无援的情形下,许凤一点也不让步,反而更激烈地为地道斗争进行了辩护。她逐条反驳了胡文玉和赵青的意见。胡文玉涨红了脸,他第一次看见一向顺从自己的许凤这样大胆地和自己对抗,而且语言尖利,很难反驳,真是又气又急。赵青见僵持下去反而使胡文玉下不了台,就改变了自己的看法,说挖地道是一种斗争形式,是不是逃避斗争主要在于人的思想。于是胡文玉才勉强同意了许凤的意见,区委会一致通过了开展挖地道的决议。这场风波刚平息,为了小队的工作,朱大江又和赵青激烈地争论起来,因为一时解决不了,只好留到晚上专门去谈了。散了会,许凤走到村边,总觉得还有许多心里话没跟胡文玉说开,必须回去单独跟他谈谈。立刻返回开会的屋里一看,却只有区长曹福祥拿着文件包和手枪,在炕上倚着窗台睡的正酣。只见他吼吼地直打呼噜,噗噗地吹得黑胡子直动,胖胖的赤红脸,舒眉展眼,看样子睡得可真舒服哩。这老同志连夜突击工作,可也真够累了。许凤看了不忍吵醒他,刚轻轻地掂着脚尖往外走,曹福祥却机灵一下坐起来,连声说:“走!走!走!”一看是许凤,连忙笑道:“我还当是杜助理员来叫我走呢!”随后又嗯了一声说:“小许,你这张嘴真厉害哩,都叫你给说服了!”

许凤一面往外走着,不好意思地打岔道:“老大伯,你真是心广体胖的睡觉大王啊!”

曹福祥噢了一声说:“傻丫头,有什么值得发愁的呀!革命一定会胜利的。”说了立刻闭上眼睛又睡了。他就是这么一个肚子里撑得开船的人,年轻的干部们都习惯地叫他大伯。他参加工作前是一个出名的厨师,在乡间人缘很好,后来就以这种职业为掩护进行过革命活动。他对群众非常关心,像个慈爱的老当家的。他对

敌人却非常厉害，所以在这一带很有威信。

许凤出来又找到胡文玉住的院里，见一群村干部正往外走。砖台阶上那个像少女一样漂亮的通讯员郎小玉，正在聚精会神地把笔记本放在膝盖上做学习笔记呢。一抬头见许凤走来，无可奈何地哼了一声，冲屋里摆摆手说：“胡政委还在工作哩，他为什么就不困！你知道吗？他三夜没有睡了，叫他睡，他就是不睡。不管怎么说，反正他有老主意。”郎小玉说着把胡文玉的挎包提了一下又放下。许凤走进屋里去，只见两个村支部书记还在围着胡文玉讨论什么。胡文玉坐在炕桌边上，一面听着支部书记说话，点着头，一面还在写着什么，同时又答复着问题。他说话既干脆又明确，好像早就经过深思熟虑的样子。支部书记们谈完工作，向胡文玉、许凤道别走了，屋里就剩了他们两个人。胡文玉只向许凤点点头，立刻又埋头写起东西来，屋里静静的，只听到钢笔在纸上哧哧写字的声音。许凤想：他一定还在生气。是的，今天我发言的态度有些太冲动了，说了许多刺耳的话，他一定气坏了。可我为了什么呢？你就不明白……她看着胡文玉那么用心地埋头写着，紧张得连汗也顾不得擦一下。心想：“可倒错怪了他。这么一个人，知识又丰富，又有才干，要是思想再好，该是多么好的一个领导干部，而且他正在热烈地追求自己……”想到这里，她心里一热，越发觉得非跟他谈谈不可了。见胡文玉停下来，思考着什么，她趁势说道：“我要出发了，有几句话还要跟你谈谈。”

胡文玉内心满意她的进步，但又不满意她顶撞自己，带气地看了她一眼道：“还是挖地道的事吧？不用说了，我搞通了。”

许凤满意地笑了，随后沉吟了一下说：“我觉得你近来对朱大江同志的态度不正确，那会影响团结的。”

胡文玉听了皱眉道：“怎么，你叫我迁就他吗？”

许凤说：“我看是你的观点不对。”

胡文玉一挥手说：“得了，咱们以后再谈好不好？”

许凤抢着说道：“不，我一定要说，”她脸色严肃起来，“你的思想有问题。你不注意团结。你在对敌斗争上完全不为最坏的可能做准备。这不是你个人的私事，这关系到党的利益，人民的利益。这种思想会给党带来损失，这也会使你自己……”

胡文玉听着，看着许凤，眉头越皱越紧，脸上不耐烦地抽动了一下，突然又伏在桌子上写起来，连看也不看许凤，烦躁地说：“算了吧！我在赶着给县委写报告，一会儿就得送走哩！”

许凤见他全然不听，反而这么傲慢，就悄悄站起来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许凤想着下了高坡，沿小路走出了枣树林边。向前一望，只见大风在前面卷着飞沙，像浊浪般滚滚地流过去。近处几块庄稼苗被风沙摔打的摇晃着，黄煎煎地卷缩着嫩叶。她弯腰在庄稼地里挖了一把土，看了一下，立起来使劲攥着，干土从手指缝里漏出来，像一股轻烟随风刮跑了。她心事重重地向前走着。极目向北望去，在远处那黑沉沉的树林的边缘上，出现了一个黑点，那黑点很快地移动着，像一匹飞奔的马，直向这里冲来。渐渐地看清了，那是个骑自行车的人。那人伏着身子快速地踏着车子，飞似的穿进西面的一带树林子不见了。这一定是游击队的侦察员，看来他准是带来了什么紧急的消息。许凤向西一看，前面南北大路上，走来了长长的一行人，这是担架队。抬担架的人用袖子擦着汗，使劲甩着胳膊急急地走着，一副跟一副地向南边去了。这是军区后方医院在疏散伤员。

许凤加快脚步，走过庄稼地，走进水塘边一带浓阴遮天的柳林里，刚刚跨过水沟上的小桥，猛听身后响起一阵整齐的沙沙的脚步声。回头一看，只见区游击队排成长长的行列，穿过树林、小桥，一个跟一个地走来。队员们个个神色严肃，没有唱歌，也没有说话，只是挺着胸膛，握紧枪背带，大踏步地向西走去。指导员赵青走过来面含微笑，向许凤打个招呼走了过去。许凤正站在小桥边望着

队员们，忽然身后一个人用洪亮的声音说：“许凤同志啊，又在等着他吧？”

许凤回头一看，是小队长朱大江。他那雄壮高大的身形，结结实实地叉开腿站着，两手叉在腰间，带点嘲笑地向许凤望着。许凤明白他是在说胡文玉，不好意思地红了一下脸，岔开话头问道：“朱队长，敌情怎么样？”

朱大江放低声音说道：“敌情相当严重。情报上说，到今天晌午为止，敌人在县城、张桥、桑林一带集中了敌伪军好几千人；子牙河、滏阳河从昨天晚上开始严密封锁，每隔不远就放一个火堆，河堤上布满了岗哨；平大公路、沧石公路周围各县城都增兵很多。”

许凤急忙问道：“你不是说小队要转移到路东敌占区去吗，为什么又往西去呢？”

朱大江烦恼地嗯了一声说：“赵指导员和胡政委说我是右倾逃跑主义。嘿！不走就不走，难道我姓朱的怕死吗？”

许凤忍不住向朱大江说：“你们三个人总是这样不团结。我希望你认真考虑一下，改变改变自己的态度。”

朱大江哼了一声说：“许凤同志，我虽是个炮仗筒子，可是也并不喜欢闹别扭。人心换人心，八两换半斤，他们要肯好，咱老朱把心掏给他们吃了都行。可是，要叫老朱看见坏事不说话，不发火，那一辈子也办不到。我不能像你那样！”朱大江说到这里哼了一声，伸出大手用一个手指头指点着许凤。

许凤激动地望着朱大江说：“我怎么啦？”

朱大江粗声粗气地说：“哼！怎么啦！你有点袒护胡文玉。”

许凤本来为这事和胡文玉争执了半天，闹得挺别扭，听他这么说，难过极了，急得说：“你怎么能这样说，我袒护过他什么错误？”

朱大江冷笑一下说：“有错误你也看不见，你们女同志就是这样，感情第一！”

朱大江说了回身大踏步就走。许凤急得喊了他一声，见他头

也不回地只顾追队伍去了，气得一跺脚，苦恼地望着他的背影。

“许风同志！”从背后传来一句清脆响亮的喊声。许风一听这熟悉的声音，知道是胡文玉追来了。站下回头一看，胡文玉已经走到小桥上，通讯员郎小玉跟在他身后。郎小玉那灵巧的身子比胡文玉矮半头，敏捷地走着，见许风站下了，知道他俩有话要说，就向许风、胡文玉一扬手，说声“我走了！”沿着条小道，耄着两臂，向坡下树林里跑了下去。胡文玉急急地向许风走过来，他那匀称的高个儿，穿一身紫褐色裤褂，腰束皮带，挂着一支三把驳壳枪，干净爽利，举止潇洒。他走到许风跟前，白四方脸含着骄傲的笑容，向许风凑近说：“还生我的气吗？算了吧，送你一程，有些话想跟你谈谈。”

许风见他主动来和自己和好，一肚子气早烟消云散了。不由得笑了一下，望着他说：“你不是不和我说话了吗！”

胡文玉笑道：“看样你还真恼了我呢！”

两人并肩走着。天已经黑了，风吹得人站不稳脚，尘沙像大雾一般黑蒙蒙地笼罩着村庄和树林，天空偶然露出一下星光，随后又消失了。地上的一切都失去了颜色，只见一簇簇神秘的黑影在大风里晃动。

远处的枪声停止了。从附近的苇塘里，飘飘忽忽地传来几声咯咯的蛙鸣。许风和胡文玉从树林里走出来，沿着菜园子和麦田里的小路走着。只见三三两两的人影在村头、树林里走动。这是出来藏东西的和挖洞的人。他俩紧挨着小声地说着话。胡文玉用肩膀碰她一下说：“小凤，还记得咱俩在船上第一次见面吗？我常奇怪，为什么我们一见面就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呢？”

许风只是不言语。胡文玉又碰了她一下，她才才嗯了一声说：“这还能忘得了吗？”她说着不由得又想起了当时的情景来。

那是一九三九年秋天，冀中闹了大水灾，她被派到北乡几个村去工作。一天晌午，她从小梁村回区里去开会，刚和李秀芬上了船

要摇走，跑来了一个穿草绿军装的高个漂亮青年，挎着手枪，束着崭新的皮带，背着背包，招手喊着要搭她们的船到区里去。那青年上了船，替她们摇着橹，不住地说笑唱歌。他的歌声是那么清亮好听。他的活泼愉快的情绪立刻感染了她们，也跟着唱起来。后来许凤她们才知道他就是新来的区委书记胡文玉。这胡文玉是北平一个大商人的儿子。因为他父亲强迫他和一个官僚的丑小姐结婚，又叫他去经商，不叫他接近搞革命运动的同学，他忍受不了，“七七”事变以后，赌一口气跑出来，到冀中军区参加了革命。因为他表现很积极，不久就入了党。胡文玉不只生的魁伟俊秀，而且工作上有魄力，有办法，写得一手好文章，讲起话来又头头是道。一九三九年因原来的区委书记调去开辟新区，胡文玉就从县委宣传部调到这区当书记。他一来就轰轰烈烈地干起来，工作特别活跃。最突出的成绩是他坚持发动群众展开反资敌斗争，围困敌人，把这区最后一个敌人的据点挤跑了。这一点大大提高了他的威信，他也就更加自负了。许凤常和他在一起工作，他对她真是知冷知热处处关心。就是在敌人扫荡中跑到野地里的时候，也从不放松帮助她学习。在许凤生病的时候，他亲自煎汤弄药，温存地服侍，那种体贴的样儿常使许凤既感激又害羞。……许凤像是又看见了胡文玉在全区群众大会上讲话，看见了那慷慨激昂的姿态……

许凤正出神地想着，被胡文玉一拉才清醒过来。这时已经走进了避风的浓密的树丛中。两人并肩坐在坡上，胡文玉握起许凤的手轻轻地问道：“怎么，还生气吗？”

许凤说道：“不，我不生气。你就不明白我的心。我为什么批评你？”

“我怎么不明白，你知道我是多么爱你吗？”

“我又不是傻瓜。这还用老是说！”许凤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一块红艳艳的绸手绢，给胡文玉系在枪把上。又说：“大扫荡就要来了，我在准备着，万一遇到不幸，我就拼死，绝不给党丢脸！”许凤说

着把被风吹乱的头发理了一下。

胡文玉展开看那用白丝线绣着一个凤字的红手绢，正笑得闭不拢嘴。听她这么一说，立刻急得说：“你怎能这么想！不能死，我们谁都不能死，我们还没有结婚！……”

许凤正在低头寻思，突然被胡文玉拥抱起来，她吓得挣扎着，拼命推开他。胡文玉狂热地亲她。她又羞又急地叫了一声：“胡文玉同志！”一下把胡文玉推开了。

许凤忙弄弄头发，扯扯衣襟，喘息着，脸上热烧火燎的。胡文玉亲热地小声说：“世界上没有比你再好的了，我愿意为你活，愿意为你死。你知道吗？没有你，我真活不下去。我求你答应我，大扫荡一过，咱俩就结婚。”说着又去拉她。

许凤急得推开他的胳膊说：“不！不能结婚，就是不能结婚。”

胡文玉急得摇着她的肩膀说：“为什么，为什么不能结婚？”

许凤声音颤抖地说：“不行就是不行，干什么老是刨树找根的！”

胡文玉难过地叹了一口气说：“那么你是爱着另外的男同志吗？”

许凤气恼地一推他说：“原来你这么不了解我，把我当成什么样的人哪？”说完赌气把脸扭向一边不理他了。

胡文玉忙央求她说：“算啦，别生气，可是我想知道你现在为什么不想结婚。”

许凤仰起脸一笑说：“这很简单。现在我根本不考虑这个问题。至于为什么，你就更不用问了。”

“好吧，你不说我也猜得着。我一定永远等你！好，我们走吧。”

两个人立起来，肩并肩地走着。胡文玉一会儿走在她左边，一会儿走在她右边，不住温存地去扶她的肩膀，问道：“怎么，又在想什么？”